

書經三

書經註大全合纂

若溪范 翔紫登先生鑒定

鍾山錢希祥再文徵輯

召誥此篇分二大段看自首至不作皆史記作洛作皆作皆史記
詒之由自太保至末皆召公致誥于王記周公轉于王下王記周
以疾敬德為主恭祈天永命不外于誠民而誠民于誠于誠民而
也

首節史臣敘說惟二月既望及第六日乙未成王帶起步自周京
隨至于豐蓋以宅洛之事告于文武之廟者其上有所承也。此

書經卷之五

蔡沈集傳

書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
詒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
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男遠
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
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
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
以周公之歸作書教告達之於王其
書外卒於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
之廢興究其歸所以誠小民為所天
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一
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
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
召誥名篇今
文古文皆有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記成王告廟以重其事至豐以告廟者文武為創業之君而作洛

乃國之大事不敢不告也
惟太節王在豐告廟乃使太保召公先周公而行相視洛邑所居
之處則卜有所託矣召公承命遂自豐起行而來到三月三日丙
午月初生明及第三日戊申太保登至于洛邑以建都大事當稽
於天乃命元龜卜其何處可為王城何處可為下都既得卜卜遂
經理營度其位次雖未興工而規模蓋已定矣○此記召公至洛
以始其事也越若來以上是承王命以相宅以下是稽大意以定
宅

越三節戊申既得卜而經營矣及第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已遷在
洛之眾殷民闢荆棘平高下政治其所經營之位于洛兩及第五
日甲寅則左祖右祖前朝後市位次俱平定矣○此記召公定位
以成其始也舉事之初四方民猶未集且致位之後其事易辨故
只用其已遷之民上得卜見其敬以奉天而大意從此位成見其
悅以使民而民心服
若翼節甲寅既定其位矣及明日乙卯周公子侵晨亦至于洛遂

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
二十一日也周鑑京也去豐二十五里

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以定洛之事告廟也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

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敷尾反
戊音茂○成

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

古語辭言召公于豐進避而來也

月出也三日朔生之名戊申三月六日也卜

宅者用龜卜宅擇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

度其城郭宗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

列祖朝市之位

攻位于洛兩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眾
庶也用庶殷

若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

位成者左祖右祖前朝後市之位成也若翼

通觀于新邑所經營之處凡王城下杜無不周覽蓋以終落大事
攸慎之也○此記周公至洛而慎其事也

越三日乙卯既至洛而還觀矣及第三日丁巳遂以營洛事祭告
天地其牲用牛二祭尊以簡簋誠也及明日戊午乃祭告洛邑
士之神其牲用牛一羊一豕一祭卑以豐為敬也○此記周公祀
神以重其事也

越七節戊午祭告已畢有以祈神休矣然不能不用民力也于是
定為後書至第七日甲子周公以四方諸侯皆率其眾殷民來供
此役乃于是日之朝用所定之役書親命庶殷侯甸男服之邦伯
使之轉命于諸侯也○此記周公命庶殷侯甸男服之邦伯
說侯甸男指君說邦伯是諸侯之長益供役者民率其民以供役
者君聽其君以率民供役者邦伯故獨命邦伯使轉命侯甸男之
君以命庶殷也

厥既節周公以役書命邦伯邦伯乃以周公之命命庶殷既命殷
庶于是眾殷民莫不櫛所獻難趨事以赴功焉仇民目然而友民
更可知矣○此記周公得民以成其終也上用牲是順祀禮以仰
祈神休此不作是定役書而下得人力曰庶民不作則諸侯可知
而四方民亦可知矣

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還觀于新邑營

至則編觀新邑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
所經營之位

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郊

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太
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越七日甲子周

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春秋傳曰

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下度厚薄攸滿
血物土物議遠邇量事期計從庸虛材用書

檄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
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家君咸在而獨命

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
厥既命庶殷庶殷

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不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
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佐成

太保前營洛已畢周公將歸錫召公因欲陳戒于王乃以庶邦
家君各有所獻致慶之幣出而取之乃復入付于周公且言其意
曰我今拜于稽首有所陳于王而託公轉達之雖以作洛固為化
殷之基而君身寔乃化殷之大今新都鼎建誠欲討論庶殷使之
化恬後而為友順要必自乃御事始也公歸其以言言達之王可
乎此召公欲詰戒成王而先自明其意也作洛之意本為化殷
而此殷之本端在王身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焉已
自乃御事見非諸臣所能預即含敬德意下文皇天上帝以下即
旅王之詞蓋口授于周公而使之轉達耳

嗚呼節召公欲戒王先嘆息說我謂告庶殷必自御事者良以王
為天子固可恃而不可恃也夫皇天上帝其命靡常昔紂已居天
位為王元子而有此大國殷矣乃一旦天不終佑遂改革其元子
之貴與茲大國殷之命而使後周代之今王繼文武而受厥命居
元子之貴席大國之勢固有無限之休美矣然可改于昔者未必
不可改于今則亦正有無限之憂恤也要其所以改之者特以不
敬之故耳誠能操心制行一以敬為主則天命在我自不忍遽改
矣嗚呼王曷其奈何不以敬自持哉此下皆告王之詞此言天

周公用以書命而不作殷民之難化
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太保乃

以庶邦家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

取諸侯贊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

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

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語併達之

上謂洛邑已定欲詰告庶民其根本乃自爾

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為

執事也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

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咎嗚呼曷

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

命不常而示保命之道也皇天三句先以天之改商者引起下語
惟王三句見昔之命既可改今之命亦未始不可改以警惕之末
則言弗敬則改能敬則弗改以策勵之也改字貫下句說王受命
當補出文武來惟休二句下惟恤一邊敬字兼存發言朱子曰此
數句一篇之大旨下皆反覆推衍此數句意耳

天既節承上節說天既承運斷絕大邦殷之命矣是豈祖宗之積
累不足固結天心哉大殷自成湯以來代有哲王其精爽多在于
天宜若能為子孫請命也乃其後王後民服受天命卻肆行無忌
自初至終昏迷顛倒于黎民則播棄之使賢智遷藏丁好回則崇
信之使病民者常往顯位于是同惡相濟虐害其民民無可進訴
但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婦以哀號于天乃往而逃亡求免其害又
被有司拘執無地自容民之可哀甚矣嗚呼上天居高臨卑固念
商先王之德而不勝其矜憐四方民之心故向時簪殷之命今遂
改而眷命我懋德之文武也天命一絕即祖宗德澤亦不足恃如
此王其孜孜敬修其德而保民以保大命可耳不然雖有文
武在天之靈其可恃哉此承上言天命既絕即祖德難憑以勉
王敬德也一氣說下歸重到末一句精微隱在則不能敬德可知
民亡見執則不能誠民可知眷命用懋則天之永命不能所矣懋
字指文武勉德言亦字有味言入固念商先王之德而亦哀此四

天位為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畀之大國
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
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
之變乎是嘆息言王以其奈何弗敬乎益深
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事主敬言敬則
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
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
有天命其有要于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
克敬惟親敬則天與
我一矣尚何疎之有
天既選紂大邦殷之命

紂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

命厥終罔遺厥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

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
此章語多難解大

方民之無肩也一不敬德則天絕其命祖宗亦無如何言外見王
苟不敬德雖有文武亦不足恃可不莊敬日強以敬厥德哉疾者
更無等待只今便下手通篇綱領在敬字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

相占節天命不常常于有德豈特一代然哉我觀古之先民有若
夏禹天既思若啟行若翼有以道進成就其德矣又從其子而保
佑之使賢足以敬承其緒當時禹亦仰考天意知天迪其德則益
加祗吉知天保其子則授以大器承順無違如此宜乎夏至今存
也乃梁為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殷代之矣又觀今之殷
湯天亦思若啟行若翼有以道進成就其德矣又使其格正夏命
而保佑之俾繼舊服以有天下當時湯亦上考天意知天迪其德
則益加懋昭知天保其格則遂行放桀承順無違又如此宜乎殷
至今存也乃紂為無道今時已墜失其天命而以周代之矣夫禹
湯能敬德故興也桀乃其子孫不敬德遂亡也忽焉天命之去
留豈不視乎君心之敬肆哉此承上言天命之不可恃而舉夏
商之興亡以證之也只宜就夏商發出去留無常以引起下節也
勉王敬德誠民意下數節方見

今此節夏殷天命忽然墜失者總因後王不能敬德之故而親近
若臣則尤敬德之助也今我幼冲之主既嗣天位矣此時德性未
堅第一要隆師重道于焉若之臣必須倚為心腹言聽計從切不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
王其精爽在天其言可恃者而商紂受命
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
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
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于勉
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相克先民有夏矣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

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

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
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

夏天固啟迪之矣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
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
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啟迪之矣使
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
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
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今

可輕易遺棄之所以然者蓋興亡之鑑備于古吉凶之理出于天
彼書者閱歷多而聞見博深切先哲心源于古人之祇德懋德皆
能稽考而如見其事以此言之是已不可遺矣况又智識高明其
發慮定謀戒墜命而期永命皆能面稽而默契乎天之理以此言
之是更不可遺也夫德在古資之壽者則可考既往而立經謀在
天資之壽者則可察未來而盡變德者則不得是人以為輔哉
○此欲其任老臣以為懋德之助庶可無墜入命也冲子與壽者
相對惟其為冲子則每喜新進而憚老成故特以無遺告之遺非
必斥逐只不加意聽受不遺猶遺此句倘虛下二句正推其所以
不可遺之故兩曰字是說他如此兩其字指壽者言然我資其稽
古則可于往事有所鑑資其稽天則可于來事有所決須我不可
遺意則字是進一層語見稽天尤難于稽古也

嗚呼節召公又嘆息說嗚呼我王以冲子而嗣其年雖小然正不
得曰冲子也乃受天命以長民固即天之元子哉其必大能誠和
于小民消其悖逆而歸于遙順使皆歡忻鼓舞無有乖戾則向所
謂無疆之恤者乃在今矣然民不易誠而誠之不外于敬德王當
以敬德為先不敢視為緩圖蓋小民主微而至為可畏惟用此貌
兢兢業業之心以昭顧慮畏斯民之憂險則德無不敬即民無不誠
而得以永保天命乃無負元子之責耳○此言嗣王所係之重欲
其敬德以誠民而保天命也下數節皆是此意而此則其綱也元
子對上冲子說冲子言其年之小元子言其任之大為天元子使

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

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稽考矧况也幼冲之王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

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
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况言其
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
于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于理無所遺無遺
壽者益君天下者之要
嗚呼有土雖小元子
務故召公特首言之

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馬顧畏

于民

召公嘆息言王雖幼小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在則大也其者期

之辭也誠和憂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為
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
不敢緩于敬德用顧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畏于民之憂險可也

當代天子民非誠之不可不曰安而曰誠者兼治教言非僅得所之謂也能字內已含敬德意能誠則邦本固而國祚永休何如乎不敢後正所謂敬德也用字緊連上句說用此敬德之心以顯畏民之憂險難言疾敬德以誠小民耳

王來節誠民固承命之本而新邑寔圖大之基今洛邑初成王將來此繼天出治凡一切化民成治之事都要自己留心服行于此土中無容旁委也豈我一人云然哉且亦嘗說人君此一身所係非輕今作此大邑非為逸豫計蓋將自此奉答天命以對越上帝肇稱殷禮以謹祀神祇自此教養萬民以宅中國治觀且之言亦可見自服上中之非誣矣王誠勉而行之庶幾民心悅而天意順眷周之命自一成而不易矣治民之效不即今見其休美乎上言敬德以誠民而承命此則欲其宅洛而行之也通節重自服上中一句益已前王未親政全賴大臣夾輔今新邑已成乃成王蒞政之始恐猶倚恃大臣不自已擔當故先破其所恃如此所服行者固即誠民之事然包括甚廣以虛照為妙引周公語而稱且者君前臣名也配天祀神治民周公本平說召公引來聖重中又句觀未云治民今休可見成命者一成不易之命言能服土中是貞能紹上帝而眷顧之命有成矣治民如是其休美豈待後日始見乎此二句乃召公期以宅洛之效也

王先節宅洛本為化民然不得遽求之民也蓋臣者民所視儆今設御事之臣習于紂惡必先有以馴服之而後可何以服之惟使

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豈祀于上

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大地

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名公以自服上中為言又與周公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國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人事言則日東景久多風日西景朝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

周御事節性惟日且邁

言治人常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

備親近副貳于我周之御事聞正言見正行朝夕薰陶以節制其
情性恬後之性將向時習于惡而為惡固難日不足今習于善而
為善亦惟日不足悔悟奮發奮奮圖新豈非轉移民俗之善機乎
○此推言化民必本乎臣也服殷句虛比介二句正服殷之事未
可以效言此節輕乃起下文敬德之意

王敬簡化民固本于化臣然不遠求之臣也蓋王之一身尤臣民
所視儆王當時時收斂此心凡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不以敬
為處所則有以成一已之德乃有以端萬化之源設不敬而德廢
於已又何以化人乎則宅中圖治則欲不敬德而不可也王盡勉
之哉○此推言化臣以化民又不外敬德也傳雖專言化臣必謹
乎身然敬德所以誠民須兼帶化民說為是上句言當如此下句
言不可不如此總是勉詞單言敬包德字在內故前云奈何弗敬
又云疾敬德此云敬作所又云不可不敬德只一意反覆言之
我節我謂不可不敬德者良以敬不敬之間固斯民誠不誠之所
係即歷年不承之所係也夫不知將來當觀已往今我周不可
不監視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乎有殷蓋必監其興亡乃可知所
法戒如夏先王受禪而有天下我不知他服天之命何以遂歷年
四百如是之及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知他何以遂不少延然
不可知者敬而可知者理也以今看來惟桀作威欺虐不敬厥德
乃甲順遂其命耳殷先王正而有天下我不知他受天之命何
以遂歷年六百如是之久及其子孫忽然而失我不知他何以遂

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
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于善而不
已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此臣必謹乎身
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
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其
言德之不
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乎有夏亦不可不監
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
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
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
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
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

不少延厥數不可知而理可知也以今看來惟紂毒痛肆言不敬
厥德乃早墜厥命耳觀于不敬德而墜命則歷年之由于敬德
可知矣王不當監夏殷而疾敬厥德哉○此舉夏殷為監以明不
可不敬德之故也首我字指王而言兩監字兼監其興亡說然玩
不敬早墜二句當側重監其亡一遍我不敢知以下正見不可不
監也古人于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故曰不可知然不敬
則早墜命則能敬如有歷年夏無可疑也若可疑者數聽其在天
無可疑者雖盡其在我

今王節觀夏殷不可知我周乎我周自文武以來天命有專屬矣
既王嗣文武而受厥命雖似天眷獨隆然我所受之命固即夏殷
既墜之命而移之周者其或歷年或早墜俱未可知也王當念二
國受命之先如禹有祇德之功遂開四百之祚湯有恭德之功爰
膺六百之基務以我敬德之心嗣之乃可疑天命而多歷年耳况
王乃白服土中之初天命去留所係甚重初之不敬將不能嗣功
亦何能嗣命哉○此言初之當慎以起下也天命自文武受之成
王繼之故曰嗣受我亦可重承短不可知意然苟能嗣其有功者
則無患歷年不永也功即指敬德言如禹之祇古湯之懋敬者是
鳴呼節召公嘆息說鳴呼今王初服不可不謹者為何譬如人家
生子無不在其初生孩提時教訓地使習于爲善則知識聰明日
漸開發不稍虧其降衷之休而睿哲之命于天者竟似自家胎的
一般若夫此初生時後來便難強矣然則人君初服顧可忽乎知

久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今王嗣受厥
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命我亦惟茲一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

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其有功者
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

政服行教鳴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曰貽
化之始乎

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

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乎初生
服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

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

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

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

貽哲命而言與歷年矣

宅新邑肆惟王其
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

今天子或命王以明哲之德或命以禎祥而為吉妖孽而為凶或命以歷年之長都不可知所可知者只看我初時所服行何如耳初服能謹自然命哲命吉命歷年與自貽哲命者無異不然則反是矣奈何不謹乎此哉○此申言初服所係之重以見不可不敬也固不二句就喻意說今天以下方發明若字正意惟本天所命然惟成童時能習于善乃有以全之故曰自貽命哲以德言命吉凶謂禎祥妖孽之應命歷年謂享國長久也要補皆不可知意然不可知而未始不可知只在初服能謹與否耳

宅新節今洛邑新成我王來宅此以圖治正所謂初服也故為王計其當及今奮發勉于敬德以端其本不可稍有怠緩之心也蓋歷年短長係乎民心民心向背原于主德王其以此德而著為誠民之用則民心安而天命固以祈上天而保長久之命無難矣○此示以謹初服之事不外敬也肆放也應前疾敬德而言王來宅新邑乃初服之事所以必疾敬德也此謹德于已未說到聽政臨民上下句加一用字言以德而為誠民之用也王勿節至于刑者德之反也今民習染既久過用非法者固多王切勿以非法者必以法繩之亦敢為刑戮以用治也蓋民雖頑而性本厚惟順其性而利道之則非彝之習自改而不患無轉移變化之功矣○此言化民不得用罰也亦字有味言民即非彝而上亦不得遽用刑也蓋刑乃拂逆人心之具不能以刑正刑以殺止緩則用治未必治也惟因性順導乃可成化民之功矣

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其惟王勿以小民

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于敬德則當緩于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

之故亦敢于殄戮用法之也惟順導民則可

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

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

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

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

于王之德

益以顯矣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

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

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位節民之非彝其咎在君若敢於殄戮則君德頌矣其為王居
尊于天下之位必有高乎天下之德誠使德與位稱則倡率有由
小民漸漬之久亦惟儀刑君德而用于天下矣大為治而使民皆
遍德則君王之德不亦如日月之照臨而大以顯著乎甚矣敬德
固誠民之本而不可不服行于新邑者也○此言化民必本于德
也位在德元止疾敬之所成位既崇高而德亦首出是不惟居位
之元而亦備德之元矣刑用者元德之孚而默感之也至此則淫
用之小民化為德用之小民正所謂若有功者勉德于已則曰
敬德遍于民故曰顯

上下節王敬德于上而使小民用德于下則承命之道在是矣然
不獨責之王也我君臣須同心協力夙夜勤勞以無疆之恤為恤
相期曰我周受天命當大如有夏四百之傳又勿替有殷六百之
祚夏殷所歷之年兼而有之可也而要豈別有所以乎惟欲王敬
德綏刑使民不用非彝而皆用德即可以此而受無疆之承命耳
○上二節言化民不用行而當用德此承言承命之道即在平此
也上下者言君敬于上而臣當輔于下也不平者恤即無疆之恤
其曰二句是以兼夏殷之歷年期之即下所云受天承命也下乃
推其所以而言曰受天承命果何以乎亦欲王以小民愛之而已
益天無心以民為心能敬德則民誠民誠則命承總是此意

未節召公託周公詔王將終復拜手稽首以叮嚀之說新邑初成
原為化導臣民我君臣固皆有其責然主之者寔惟王耳予小臣

兼夏殷歷年之承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
民受天承命益以小民者勸恤之寔受天承
命者歷年之寔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
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為天
命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

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

命離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之
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

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
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

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上當終有天
之成命以顯于後臣我非敢以此為勸惟恭

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承命而已恭事幣之
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寔則在王之所

故以王所遷之殷民及諸在位之君子與我同友順之民皆遵奉
法紀服從教化於王之威命明德都保守而勿失順受而無違此
固予小臣之職也至王之一身尤臣民所視效當益務敬德以化
民使嗣受的成命終有之而不替是能盡其威命明德之寔以爲
保受之地向期王以顯者乃果于是亦顯矣此則王所當盡我豈
敢自與有勤勞乎不過致恭以奉其幣帛用供王于郊祀之際以
肅成祈天永命之文耳若其所以祈之使永者要恃敬德以誠民
豈不視乎王自能之哉公歸其一爲我陳之可也○此總一篇
大旨以叮囑之也保受句截上是以尊君之責在諸已下是以祈
天之寔望諸君威命以政令言應勿淫用節明德以教化言應在
德元節蓋不用刑以威民是以德爲威惟用德以化民是以德爲
明也成命應前惟王有威命句王亦顯應前越王顯句以德之昭
顯而言不必就令聞上說未有二字有責難意以敬德誠民入誡
我非敢勤奉王末二句有歸重成王之意惟恭奉幣應前出取幣
句就助祭說用德以凝天命寔能盡于王身則忠祀以祈鴻休不
徒形于禮視是供王之祀卽所以供王之所天永命也能者期望
必能之詞

洛誥此篇首節簡錯于康誥之首乃作洛之始詞下分六段看周
公拜手四節周公遣使告下而成王復之是時公在洛王在鎬也
王肇稱王固不若時周公致王宅洛之事而并示歸老之意成王
答而留之是時公與王俱在鎬也予小子其退至文祖德王留周

曰肅也又按恭肅意卽上文取幣以錫周
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東新邑之祀故
召公奉以
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下史氏
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

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
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
下周公授使者告下之辭也王拜手
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王降稱殷禮以下周公致成王宅洛
之事也公明保予冲予以下成王命
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
周公許成王留洛召召各盡其責難
之辭也保來以下成王錫命恭殷命
甯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
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
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公治洛公受命而交致責難之詞是時王與公俱在洛也仲來四節周公述命甯祭禱致忠告于王是時王在鎬公在洛也戊辰二節史敘成王祭告留公之事而紀年于篇終也

補經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于周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補講周公履政之七年惟三月十六日始生魄之日公以殷民叛服不當不可無地以居之于是始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而有王城下都之建是時四方之民大和而來會其民勤矣而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工因民心之和鼓舞宣播之使皆見在執事于周百工之勤又如此周公寔總攝其事者于是咸致其勤亦不敢自逸乃用役盡大誥臣民以治洛之事使民益知見事臣益知播民也萬年之是成于一月間矣○此敘作洛之始詞也雖臣民並誥要以民為生因民和而官播之即臣之勤也新大邑兼王城下都說和會不過歡欣來會之意下文見王方是服采斤叛采之事成勤非一端如始之達觀終之督率皆是誥治猶召誥所謂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也

周公節更臣說昔周公承王命卜都于洛至是遣使告卜于王乃拜手稽首致敬以授之說王嘗以作洛之事委我今其事已定我敢復命于王明辟也○此營洛既成周公授使者復王之詞也于即下文孺子之子曰明辟者期之也次節其基作民明辟正與此應也卜當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用書之先

舉祀發教之後即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

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為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為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蔡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至泂大誥治四王如弗政及天其命定命于乃胤保十八字

上如節夫建都于洛以承天眷主之事也至以功中自遜如弗敢
與知上天成刻之基命與成終之定命一切創始規制善後事宜
俱付之太保與我豈敢不任其責乎是繼太保而往大相神東
土凡王城下都皆規畫布置其始成者王使作民明辟而為萬世
致治之主焉○此先敘相治之意也重在作民明辟句首句先表
王退託之心基命定命俱指作洛說作洛以承周命其創始也天
啓之基其既成也天定之業二命字即下文所謂天休也其基基
字准開言之非基命之基謂據都會○明致治之主自今始
基之也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其命○成久安長治是謂定
命

子惟節所謂大相者何如于惟三月乙卯之朝至于洛師以河北
黎水交流之處殷民近使乃先卜此地福兆不從我乃改卜澗水
之東澗水之西以為王城此洛邑龜正食其墨則朝會有所宗
矣我又卜澗水之東以為下都惟此洛邑龜正食其墨則殷民得
所處矣于是遣使來周以洛之地圖及獻其所卜之兆辭于王而
定都之始終庶可考而知焉○此正大相東土之事也卜黎于先
者商民意在近地公意在土中不敢以已見拂眾心故先以此決
之天也下當備不吉意兩落食者澗澗在洛之東澗水在洛之偏
而龜兆俱食其墨吉可知矣作來以圖則就為王城就為下都皆
可得于几席之間俾來獻卜則初卜不吉改卜可吉亦可得于言
辭之表此作民明辟之基而基命定命之所由成也所謂復子明

大相東土其義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
成成之而後定基

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
冲選託知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
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為王始作民
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

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

洛食俾來以圖及獻澗音歷俾補耕反○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

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
流之內也澗水東澗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

澗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澗之
間下都在澗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

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蹕而灼龜之兆正食
其墨也俾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

辟者如此圖下不平玩一及字宜重下邊

王拜師王既聞周公復命之詞因遣使答公拜手稽首以重其禮而命使曰宅中圖大天休之所在也公念天休至重不敢不敬以承之因來相視洛邑為我周配管上天休命之地公既得下而定其所居乃遣使示我以卜兆之休美而當吉者此豈我一人獨能當之惟我與公二人共承其美可也我今據卜觀圖乃知規模宏遠公之用意豈徒為一時計正欲使于萬億斯年據形勝以朝百辟臨兆民敬承休命于無疆也期望之盛如此所以誨我者至矣敢不拜手稽首以謝公之誨言乎○此成王復周公之詞也與上三節相應公不敢不三句是相洛事所以任其命于始者公既定宅至其處是宅洛事所以成定命于終者皆有美意公其以予句總承相洛宅洛見其美意之無窮也此上四節周公在洛成王在鎬也王即不在洛而口來者服公所在而言耳

周公館洛邑既成公歸于鎬欲以宅洛之事責責之王因詢之說王首為天地百神之主今宅洛之初祀神其生務也王至洛須首與盛大之禮皆祀于新邑祀典所載者固無不祭即祀典無文而義亦當然者亦皆次其上下尊卑之序而祭之以告成事神賜

之兆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

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作來來視予卜

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

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受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

尊卑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

天之休命來相宅為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

配周命於無疆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

而當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

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

敬天休命故有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

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

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